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二 道成 靜安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㴻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閏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摽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閑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

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闡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

[illegible]

出家爲裕神識閑簡氣岸雲霄
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

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
山寺開離初教綱領玄宗曰照高山
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
辯天垂和門連環思徹恒理而渭斯
聲迹撝謙藏用幽賛之功諒擬前傑
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屢
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
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
別時未測其言也朔月既臨一無所
患問齋時至未景次見吾即昇高座
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
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
圍遶飡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
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
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
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
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
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
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
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
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
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
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墳捨

寺便於高座端坐而終……
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棒將墳栓
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
會靈章行符鄴聖者何能現斯嘉
應哉于斯時也遐迩嗟詠氣結成陰
坐既加趺掌亦仰現預觀相迹悲慶
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
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
東夏慈潤温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
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
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
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朗照堂宇大衆觀瑞怪所從来昂
曰此光手中恒有所何可怪耶其插
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
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
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者名當
世常爲裕之都講辯唱明衆允愜望
情加以明解經論每昇元席文義弘
遠妙思霜霏難問鋭植檀步漳鄴故
使四海星塵俱歎聲教後便忽覺智
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
棹即屏絶章疏更修定業步晷守心
懷虛成務乞食頭陁用清靈爽每行

物競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

[illegible]
懐虚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岳行
物藻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
[illegible]
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
塵者衆焉
釋道宕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頴川
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
推具戒已後匠奉行門又從魏郡希
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嗣衡
五衆受戒悼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
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懐定業
有河内論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
嘉宕至誠傾襟為説一悟真諦霍然
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
盛乃歩從焉初至任仁覺寺沙門曇
遷有知人之舉敬偹師礼從受攝論
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摽擬有方豈惟
聲教遂厭辝人世潜于終南之騖谷
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
虚腹累霄欣兹味定有清信士張暉
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
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宕以難對
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
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
[illegible]
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宕素
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

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
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括素

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
室　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盩
厔縣民音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
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搆禪宇立徒策
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
以律儀野逸是悉聞諸京輔忽一旦
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曰
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評問名
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
貞觀九年正月也塟于京之西郊長
歲故人慕仰聲範遂發冢迎柩還歸
盩厔行道設齋以從大塟取其餘燼
為起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
鄉中列植楊栢行徒揖拜然栝迴發
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
照自體論六卷大乘闇思論等行世
弟子辯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務有
叙安撿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
釋護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初
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今徵入瑶臺
匡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釋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
鄴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

鄴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
法師講華嚴經誡往聽之便悟玄範
略其詮致乃投裕焉裕神厲氣清觀
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
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濾暢開結乃
更循講肆備聞異部偏行大業故以
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
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弘再
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
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梨
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
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嶽障廣樹禪
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遼
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歆至澤礼供
日隆投告填委以隋末凌亂人百從
軍預踐兵飢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
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船嘗法主每
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與坐禪
念誦僧足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
衆煙隨百供鱗集白增慶泰歡躍咸
諠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吏新
其戒者榮寔其功矣嘗往韓州鄉縣
文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

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遣行道

光聖寺立懺悔法判史風同仁素奉
續高僧傳卷第廿　第七丈　丞
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
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
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儐從之盛譽
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
德拔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遂
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
求至明鉢内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
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隆條
章怖停其事晉夕怯獸鳴其廳宇官
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
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
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
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
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
凝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
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
定者戒行精因於道場内見大光明
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
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来無
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来為
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
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
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来授記曇榮
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

同此詞寂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
迦牟尼佛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
是汝滅罪長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
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
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
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日和上生
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荅曰吾
死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
累耳宗曰何必至此荅曰吾縱不死
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来未省一
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
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
寺春秋八十有五旋墳于野外後門
徒出其遺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
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
過於八尺詞吐溫贍風格適遠年登
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
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問
其監膳必有事涤親看翻織並使食
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覿名德罕聞斯
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
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
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
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
衣說淨終形立檢然後羯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雖依大乘仍令心用理

具兩僧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後持
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
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
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
因訪道藝行達路城奉謁清儀具知
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云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
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清附緇門初
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
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俊
以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
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
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
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
啓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
經于五年猶事沙弥未敢受具慶蒙
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受初受法未
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
至為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
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
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
傳新解徃徃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
散幽旨並驚所未聞而會臆所憶猶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謂不足展轉周聽傳遍東川蓄解尋

作新能行往利器時則利令專作誹

歎幽旨並驚所未聞而智臆所憶猶

謂不足展轉周聽傳遍東川蓄解尋
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
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
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下坐處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
道貴虛通而今執著彌固此不可也
即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
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猥人處乃學大
乘諸无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宗每
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
習而弊食麤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
山山糧罕繼便試以却粒之法孤放
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曉感心
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
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
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引觀
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
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
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尺衆匡坐
論道琳初通評問共議唯識等理未
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尒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勑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

從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闡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
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
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帝
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
歸焉尋即降勅呂入道場旣達東都
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
款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蕃學
高前古舉朝冠蓋禀宗師訓為舟為
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
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
以華實襄陽洪搯德高楚望風力後
駭聞琳聲穆時彥故來相架乃致問
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
雜覺聊以事徵答云山谷高深意定
何在搯云山高谷深由来自尒琳曰
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
高不搯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
類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弥響
賁會琳以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
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閻浮備
彈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
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入傳國書信
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
國背叛途路梗澁還返南陽義寧二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丈

慰詔令使迎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
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
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
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如常弘演光
陰既積學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
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
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奄
開唐運開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
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
起信攉擽屬辰夜則勗以念慧每事
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
律師道王閑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
歲獻奇倫任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
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
礼頻繁國子祭酒蕭璟工部尚書張
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搢
為弟子俗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徒
侶義學寡鈌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
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
教法住持京輦稱最乃至沙弥淨人
咸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
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
疾甚有沙門法常者咸名帝宇素與
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
來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
滔由來不乱曽病有問疾者答云以

来報縁集則有縁散則無而神氣澄

澹由来不乱曾病有問疾者咸云以
已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
趣故也便揔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勖無累
尒神即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
七十有六餘處通冷惟頂極熱迄於
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解軟特異常
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惟舌獨存尋
取燒之逾更明淨斯即正言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顔无由欽
仰百日之内通告有縁共転大乘揔
四萬餘巻并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
五丈邑飾之美晃發中天廣布檀郍
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録著名
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
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
者曾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
弊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
准正勑罪當大辟後有嫉於德者因
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排諱監獄
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慮過釋
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拂至死知量
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簀

然於外說者以寶諸天拔至死知量
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簣
上節之又節量力强羸名利不緣語
默況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泗莫
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美惡敬慎之
極夫又何加焉以衍位難測蚤虱不
歷於身縱輒投者尋便走散斯負既
極故所報類希焉嘗居山谷須粒有
待患繁乃合守中丸一齊可有斗許
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取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
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
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諍害
一怨兩人往煞其一中悔從琳受戒
歲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
心煖後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
論吾煞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
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
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
一生所至伽藍為讓自牧遠至名高
福重䞋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
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
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寔據道為務情
無世涉可書李代足為師範自佳弘

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闤闠招

無世涉可書李代足為師鏡自住弘
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来如闚關招
慰安撫隨事憂承而度雜公私憲章
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内實通流山林
望而有歸軌道立而無則逮于𣦸後
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
至於叙接賔礼僧儀邕穆者莫高於

弘法矣又寺居古壙惟一佛堂僧衆
創停庂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
之今則堂房擐合廚庫𨙻積客主混
由道感悳由道来還供道衆故僧實
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琳近之矣
釋慧祐姓和氏兖州人也博覽經藝
文義洞開偏晓字源尤明章曜年十
九鄉黨所崇為州助教而情猒煩擾
懐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
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諠撓惟
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
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
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隷官名住

泰州梁父瓱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
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迩及獻
后云背禪定攸與下勅徵延乃旋京
邑于時名望咸德八表一期各擅英

后云背禪定攸興下勑徵延乃旋京

邑于時名望咸德八表一期各檀英
髦人程鱗翼而誡夏第宣小聲稱弥
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襆容貨清素挺
異恒倫緇素曰囑莫不迴向斯亦象
季清厲之僧也兼以布行紞粹言無
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
慈救為慮每憂行履兢帝先掃恐傷
虫蟻故也隨得利養遂行檀濟或造
漉囊或施道俗惟急要者方乃行之仍
復累囑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經
維京室同美勿高誡也乃下詔徵為
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
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
十有二自誡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
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
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
前後道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
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惟論
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說
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鞠磨之
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
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
皆秉戒素初誡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儒宗誡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

儀[illegible]王以下内外盡親友等宗誼公
皆承戒素初誠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儒宗誠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明
朗齒迫期頤鍾鳴漏盡今古意絕生
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
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裨其德其銘
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王璋
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橡
重閑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兹
殷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
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王檢之南
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礼之國君有
美政俗多儒默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
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亂
智量過人精厲不群雅度標遠猷世
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起更無兄
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逼
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叙為娉
妻超聞之避斯塵滌乃逃竄林野親
姻周覔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俛
儷初則合巹為蹤終亦同掩私宴寢
行婚礼也惟置一林超乃抽氈席地
令妻坐上躬自處林儼恩加坐勤為
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礼謝辝以

相累頻經霄夕事等金形屢被誘勸

令妻坐上身自處牀儼思加坐端若
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礼謝辞以
相累頻經霄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
誠逾玉質既礭乎難拔親乃捐而放
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
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
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僭六
時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
驗其情守即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
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
要判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略圓乃
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北
干山插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
定慧雙啓四儀說於戒節二行憑於
法依學觀說說无威而肅致使聞風
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綱嚴明擁結
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被
衣擧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
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
内史以事非要害不爲通引還返并
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横民流溝壑
死者太半而超結徒勸聚餘粮不窮
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誡
勸撫懷令情鏡業既臨逃嚮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礼課時無

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誨
勵無變介情鏡業既臨逃響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礼課時無
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
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
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起因隨
宜誘勞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
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
太原四遠咸萃起惟道在生靈義居
乘福即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
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
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
子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
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礼
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下世器韻
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
用以居焉亟歷寒暑著業新弥厲但為
貴遊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
慕達時藍田山感寺沙門靈閏智信
智光等義解鈎玄妙崇心學同氣相
求究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
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年相
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之
賓卒難承業乃拘物務意在度人
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聚禪侶巖谷抱腹四方有聞

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聚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
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
室風雨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
倒鑄塵心自强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
躬親締搆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
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楚
業其誠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
疾便知不久誡累務勸亦以禍福以
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
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
德仁既徃學肆斯分塋於城南山阜
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兢勤
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礼佛五百
禪結四時身誡衆侶有罰殿罰而自
執重爐隨唱歷礼未嘗置地及以罰
拜及坐禪衆也乎相懲誡繞有昏睡
親行勵率有來授造無不即度授以
戒範遵止威儀攝養將迎礼適[illegible]恒
時遺嚴勅度者極削而曾無介懷如
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
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
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火齊

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貧火齊
麦惟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恠而檢覆
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
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
驗幾若憧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
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
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
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无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
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恵
語既親承其續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猒世出
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
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誦此經
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當
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
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
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
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
所住處古来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
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
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置
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艶狀同鋪錦

者具蒙示教者不數多文嘗於中臺
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置
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
光彩昱爛乱人心目如是嘉聞數發
蕩神悅耳遂舉足插焉遍遊臺岳備
見靈相初傳北臺水衣寺二十餘歲
單身孑影處以凡窯形覆弊衣地布
草薦食惟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
厲林生澗谷自外峯嶺坦然遐淨韻
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
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隟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袠
至仁壽年内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
皆負繩林在鴈門川中蘭若爲業韻
居山日久思展住懷聞風附道便從
瓚衆一沭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
所謂金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
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
歸林谷韻遂投于比千山又遊南部
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
大同十善聿修緇素主幸原此河濱
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
情乘人皆怯往致有沙弥三十其歲
者及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
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乇
營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乘遊幽
栖遺久衆服敬慕登風衆告習不棄

者又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
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
亶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乘逕幽
栖積久衣服故獘蚤虱聚結曾不棄
捐任其唼嗽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
餘土蚤既不屏除𧔧如血凝但自咎
責願以相酬情無悋結如此行施四
十餘年歳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深
自責曰計業不應即盡當嚴苦趣受
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
他房住素有壁虱不敢起公乃兩道
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
匙接蠱精置于疊下而快食如故又
不為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為
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
夏正業則減食坐禪甞願寫法花揩
須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
生無何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遂以
法㩗並謂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淨
書之早入暮出深恪其行未盈一旬
七軸俱了將以礼覲目前不見及遭
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徃求乃委于林
下箱襆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
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
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言吾年事如此
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礼佛甞榮
曰義又[illegible]

異率山栖也天常居房室自董修業
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云吾年事如此
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礼佛嘗榮
四儀以道量攝自見勝達尠倫其德
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
遥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顗十九入山
六十餘載不衣綿帛不畜侍人不乘
公籍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
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
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疏有聲鄉曲
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
深奧也會沙門道舉德感當鋒處宗
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漠難追
累日詳受薄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
出家德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
許載師承靡絶又聞念慧相須辟諸
輪翅遂周尋聖教脩營弘旨冬夏葉
定春秋博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
志之倫往往毛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
陰晝則斂容嘿念〻夜昏塞為衆說
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
言其志有云省約有志泰甚思曰出
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
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

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
不悆財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
便起踊蹴棄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
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竦
汝号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
從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
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
矣因即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
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
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
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瓚
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
晉土綽稟服神味弥積歲時承昔鸞
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
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
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
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
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
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
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
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
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

念定之中見綽緣備珠數相量如七
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此感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
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
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定也詞旣明詣
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
掐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響弥林谷
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
相善歛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若此
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
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
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
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并見化佛住
空天花下散男女等以裹襟承得薄
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插者七日
乃萎及餘善相不可彈紀自非行感
倫通詎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亂
齒雜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
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
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弥陁佛
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
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万
斛者並以事邀結令稱慮靜緣道俗
響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
業穿諸木欒子以為數法遺諸四衆
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
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近及曾鸞

業穿諸木欒子以為數法遺諸四衆
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
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迹及僧鸞
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
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綿積弥新傳
者重其陶鎣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
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
一服鮮潔為體儀貞亮偉弁部推焉
顧睞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
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絶繞有餘暇
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
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
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
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
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
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
用此招生恐難継相綽今年八十有
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釋明淨密州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
志忠恪謹厚澄一甞居海畔蒙山宴
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也後南遊東
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无緣世習而
衣服繿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
知仰山粒致絶日至村中毎從乞食
賚還中路值炭羣虎皆張口閉目着

衣服縕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
知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
貴還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
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先
無心畏之今迴于路旁豈非為食耶
乃以乞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斃
盡告曰知來食少輙濟自他殊不副
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
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為山幽地
濕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
遵道觀外感潛通令問遠流靈祇叶
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
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羅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
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剎
焉戴之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
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
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於
時万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
愴无賴有浦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
能感以狀奏聞勑召至京令住祈雨
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願靜念三寶
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
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
名得知聖道有勑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

名得預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
日向曉閉寺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
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
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
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
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
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卜將死設計
撫而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
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臣淨有
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因
憂君循奏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
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
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
民懽泰遂以有年勅乃搜度三千僧
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也
但以京輦誼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
之茂勝寺山居條業竟不測其存沒
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
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往晉光
寺二官敬重礼遺相接云
釋慧㵎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明
篇韻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
響寺榮智睿名俱為沙弥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徵連韻賦

篇韻文筆所趣究成章與綺悱震
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彌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徵連韻賦
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
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撮英華用
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融三
論是所觀門晚住川南空慧寺立性
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
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
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
能甚急今不食聞門世人謂聖願息
流言可時處衆潠懼矯飾便開門進
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並一身獨立不畜侍
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
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
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綠衣服弊惡僅免
遮蓋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
置梁上有聞潠名就房參拜迎送接候
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遠預有
元席皆共憚之卒今見在具諸聞覩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肅
作取齋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
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
震響寺依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陁勤
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
續高僧傳卷廿　第三十二　又
州緜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

靈響寺僧法融而家一食頭陀草
若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

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
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毋家生者負粮
來送爲訶深山常燒熏陸沉水香等
既還山半路見兩人來甚青色狀皃希
世貪蓮花蕨等而上云我供給禪師
去也然其山居三所之中食米一石
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爲候初惟一
泉後有三泉又出流下貞觀元年夢
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
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
若昔習尋即而覆述便住綿州大施寺
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話
欲遊方去或有諭日只此寺者是諸
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
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石
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判史劉德成
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
六十三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都白馬寺
後住止觀寺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
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
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
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

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

江表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
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

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
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
下挾船曰師欲渡江棲霞住者即
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公曰救危
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
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
四虎同至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
曾不寢卧衆徒八十歲不出院者有
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
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艱阻
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
別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
俗乃至禽獸[illegible]皆濟給至貞觀二十
二年四月八日不食訖往止觀寺礼
大師影像執鑪遍礼又往興皇墓所
礼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昇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赴
山谷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万泉人性戒肅成
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
荼蓼乃遂前志樂行蘭若索居[illegible]
攻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
化連邇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
推之故地也其南陽介村是也遂往依

功[illegible]乎等觀行實言深[illegible]

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日介山即介子
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是也遂依
而結葉廬以石巖及以下隈積歲崇
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
地本高險古絶源泉念矜勞倦中宵
斬結晨行巖險見如潤濕以刀導之
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
其居重增堂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
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臨
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為寺主
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顛
依投門庭充闐及徐王部絳寺又屬
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礼學
供弥隆餞復還山卻崇前業性在慈
仁細濟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
鷹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瘵忽
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叙衣結加趺
坐顧命徒屬誡以清言並令出戶唯
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記形寄之蝮爲
命盡身冷方可觸吾言已冥目善禪
久而尋視方知已絶春秋七十有七
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顯
雲如帶絶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心
喪礼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

喪礼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四張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高降以白
花六出淨榮如雪如氷衣以承之不
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為
之易篢而衣服一無霑汙乃就加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
負手之哥以為相好像設開含識之
尊嚴法慧聲宗寔超生之津濟遂就
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
經兼叙言行引還本寺寺衆立之度
支尚書唐臨昔任万泉贊承俗務性
行尊信素奉歸依後任華省常修供
養顧惟德本便勒銘云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導念慧俊發
神遊覺觀惑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
但由欲界乱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
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味不殊莫非
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
諸界未曰欽有超生且擾乱靜二緣
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
六邪諸道將欲猷領栖慮莫不依乎
初定良以心殊麁妙慧開通局遂有
揔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五張

東心學惟尠逮于晉世方聞眘公故
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

揔斯一地得延飛正之撥自粗教道
東心學惟尠逮于晉世方闡眷公故

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
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
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
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
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駐
屬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江東
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
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瀾言
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
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
者揔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又
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
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
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盡
無所筭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
心之實良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
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
時固絶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
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
叙曰原夫正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
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
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
微返源體道深猒諸有學興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嘿會

徒誦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者
微返源體道深猒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
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
學情投漸鈍會理回階攝靜住持徵
通性旨然於慧釋末甚修明相似道
流為象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甚乃
至万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
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
故並曰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
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録若依魔邪
時度千年不脩靜觀非通論也約相
兩叙乍看乖蹤就縁判教各有其致
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纔斅攝持
皆貺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
即已易觀未遑誠教善見万載亦是
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
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但遵戒
法前擬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
有從也從在事乱相法住持何能入
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葉
難成想齊攀縁則理自清顯涅槃叙
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宕安坐神仙致
識空林睡卧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
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戒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

談空林聽昕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
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七張　[illegible]

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
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
既談之於心口體乱為靜固形之於
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脣吻
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
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須世已來
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
頓絶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羣籍
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章其
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
周氏関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
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强禦致令宣帝
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
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
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
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斯則
挟大隱之前蹤捨無縁之高志背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　屬有
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
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
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
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
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八張　[illegible]

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

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
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

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
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
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
虛宗玄旨幽賾可崇則情事易顯幽
賾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
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之傳者
籌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
任羅穀抑當其位褊淺之識隨墮之
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
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
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披心斯
是不能遂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
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
彰其說遑惕程敘此則未閑治障我
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真妄相
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遂
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奇論
道有陳智璀師仰慧思寔深解玄
徹行德難測璀亦頗懷親定聲聞于
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榮
供遂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失在對
治宗仰之家世莫有加會謂衡岳方
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

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負廣如傳京

洽宗仰之崇世莫有加會詣衡岳方
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
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

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
給來儀名德咸悲暮年有終世者無
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纘
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
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辯所
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庭勞冠朝列不
可輕矣至如慧越之將虎馴道舜之
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强
賊節操如鐵石志槃等雲霄倫乾後
傳略為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
陁行化晉趙門庭擁威儀所擬無
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為詣故得理
事符允有契常覩道有來隆固為時
喪致送帝里沒齒亡歸須有志超即
承瓚肩隨讚之德乃跨先摸弘訓之
覩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頹矣觀
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无
興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覩亦然即
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

矣須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德即而
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
多鬱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正焉或復既
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

依學者曾[illegible]

多斷聲望吐言來詣往往繁焉或復既

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
惑肩頸掛珠亂搯而稱禪數衲衣乞
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
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存曲計執以為
是餘學並非氷想鏗然我倒誰識斯
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
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
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
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
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
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
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
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
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噉寧慚宿觸
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
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昌言
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
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證聖還緣心
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
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
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
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
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

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

今傳虵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
變變常新不識乱念翻懷見網相命
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

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
之叟義指禪師乱識之夫共歸明德
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翳真科不思
此言乎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
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
則離乱定學之功見或彰明之業若
雙輪之遠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
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
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録豈
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終五